



匠心悠悠话紫砂

梅南频



紫砂壶是有生命的。它不似瓷器那般莹白剔透,张扬着釉面的光艳,也不似金属器皿那般有冷硬锋芒,带着工业的锐利。一捧取自宜兴黄龙山的紫砂泥,经烈火淬炼、匠心雕琢,便成了有骨有魂、有温有度的世间雅物。它藏着江南山水的清润,载着岁月流转的沉香,更以六百年文脉为骨,以千年匠心为魂,在一斟一酌间,撑起了东方茶器的精神脊梁,成为华夏文明里温润厚重的一个文化符号。

一、宜兴泥脉

紫砂的根,深扎在宜兴的土地里。这座被誉为“中国陶都”的江南城市,坐拥独一无二的紫砂泥脉,黄龙山、青龙山一带的山间,藏着亿万地质沉淀形成的五色土——紫砂泥。温润,朱泥娇艳灵动,段泥清雅质朴,绿泥温润细腻,黑泥庄重内敛。五种泥土各有性情,却都带着大自然赋予的独特肌理,透气而不渗水,保温而不烫握,这是紫砂与生俱来的天赋,亦是其壶魂的底色。

宜兴制陶史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宜兴先民开始烧制原始青瓷,陶土的筛选与烧制技艺不断进步,为紫砂壶的诞生埋下伏笔。宋元时期,随着饮茶之风渐盛,民间开始用紫砂泥制作简易茶器,粗朴的造型承载着百姓的日常烟火,那时候的紫砂茶器,尚是日用器物的“一员”,却已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独特的气质。

明代中期是紫砂的觉醒时期。金沙寺僧偶然得法,澄泥练土,捏筑为胎,摒弃了日用陶器的粗糙,赋予泥土以细腻形态,紫砂壶正式脱离粗陶范畴,走上独立成器之路。寺僧的无心之举,如同江南的烟雨里投下了一颗种子,让一捧普通的泥土,有了成为雅器的可能。此后,供春承袭前人工艺,效仿银杏树瘦的纹理制作壶器,壶身肌理自然天成,色泽如古金铁般沉润,一把“树瘿壶”开创了文人紫砂的先河,被后世奉为壶祖。供春以匠人之心,让紫砂从田间地头走进了文人书斋,开启了紫砂文化的黄金序章。

二、匠心传承

每一把紫砂壶的诞生,都要历经揉泥、打片、围身、明针、修嘴、安把、烧制、打磨等数十道工序,无一道可省,无一步可躁。匠人以手为器,以心为引,将时光与心血揉进泥胎,让冰冷的泥土有了鲜活的呼吸。

明代晚期,供春之后,紫砂工艺迎来第一次革新。时大彬作为一代宗师,打破传统捏塑之法,创立“打身筒”“镶身筒”的成型工艺,让壶型更加规整挺括,也更适配文人浅斟慢饮的需求。他摒弃繁复装饰,推崇简约之美,制作的壶器造型多样,或端庄大气,或精巧灵动,小壶

雅制自此成为主流。李仲芳、徐友泉紧随其后,各擅胜场:李仲芳的壶精巧细腻,徐友泉的壶仿生逼真,一人以文气胜,一人以意趣胜,让紫砂工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清代是紫砂文化的鼎盛时期。陈鸣远以花货开新境,将自然万物融入壶型,瓜果、束柴、竹节皆可入器,壶身肌理生动逼真,生机盎然,让紫砂壶从实用与简约的范畴,走向了艺术与创意的新高度。陈曼生与杨彭年的合作,更是将紫砂文化推向巅峰。陈曼生以文人之姿,题诗作画,设计壶型,杨彭年以精湛手工艺精心制作,二人合作创制了“曼生十八式”,壶型简约大气,壶身镌刻诗词书画,诗书画印与壶器浑然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曼生壶”风格。“字随壶传,壶随字贵”,文人的风骨与匠人的技艺完美融合,让紫砂壶成为承载文人精神的载体,也奠定了其在雅器中的至高地位。

近代以来,紫砂工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顾景舟、朱可心、蒋蓉等七老艺人,承前启后,守正创新。顾景舟深耕紫砂数十年,对泥料、造型、工艺精益求精,提出“壶艺的最高境界,是自然流露,不刻意雕琢”,其作品线条流畅,比例精准,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被后世奉为经典。朱可心擅长融合古今,创新壶型,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蒋蓉以仿生壶见长,作品细腻生动,充满生活气息……他们以一生坚守,让紫砂匠心在时代变迁中不曾断裂,让每一把紫砂壶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如今,紫砂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年轻的匠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与创意,让紫砂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三、历史与文化的坐标

从文化脉络来看,紫砂壶自明代走入文人视野,便与江南文脉深度绑定。董其昌、陈继儒等文人雅士,纷纷参与紫砂壶的设计与题铭,他们将格物致知的哲学、禅意侘寂的意境、中庸和合的思想融入壶器之中。文人的笔墨,赋予紫砂壶以精神内核,让它不再是简单的茶器,而是承载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品。紫砂壶的造型讲究简约内敛,符合东方“留白为美”的审

美范式;壶身的镌刻,诗词书画皆有深意,传递着文人的志趣与情怀;壶的使用方式,慢斟细品,彰显着中国人温润如玉、内敛从容的生命哲学。江南的烟雨、园林的雅致、文人的风骨,皆藏于一壶之中,紫砂壶成为江南文脉的一种浓缩与具象。

从茶文化角度而言,紫砂壶与茶相伴相生,互为知己。自明代起,散茶冲泡法取代团茶煮饮法,紫砂壶以其独特的双重气孔结构,透气保温,泡茶不夺香、不掩味,能最大限度激发茶的香气与韵味。“壶以砂者为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紫砂壶成为茶人的必备之器。茶人以壶煮茶,感沸水注入后壶身渐暖,观茶汤在壶中回旋沉淀,闻茶香袅袅弥漫,在一斟一酌间,舒缓身心,沉淀思绪。紫砂壶与茶的相遇,是器物与自然的完美交融,更是人与生活的温柔相逢。久泡的紫砂壶,即便空注水,亦有淡淡茶香萦绕,那是岁月浸润的痕迹,是茶汤滋养的灵气,让茶的韵味,在壶中得以长久留存。

从更大的文化层面来看,紫砂壶早已走出江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明清时期,紫砂壶成为宫廷贡品,深得皇室喜爱,其工艺与造型代表着当时的顶尖水平。海上贸易兴起后,紫砂壶曾远销欧美多国,以其独特的工艺与文化内涵,赢得了众多海外收藏家的青睐。如今,紫砂壶兼具收藏与日用价值,既有匠人制作的精品壶,也有适

合日常使用的实用壶,已走进千家万户的茶桌,成为百姓烟火气中的一抹雅致所在。

四、茶汤与时光的滋养

紫砂的灵魂,不止于工艺与文化,更在于它与茶汤、与时光的共生共荣。沸水注入壶中的瞬间,是紫砂的苏醒时刻。沉寂的泥胎被温热唤醒,壶身渐渐温润,肌理慢慢舒展,茶香在壶中回旋、沉淀、交融,紫砂以包容的胸怀,接纳茶的灵魂,让茶的清醇、甘润、醇厚尽数释放。

茶人案头,一把紫砂壶,便是一方宁静天地。晨起煮茶,以壶汲水,沸水冲茶,茶香袅袅中,开启一天的生机与活力;午后闲坐,以壶慢饮,看茶汤色泽渐深,品味茶中韵味,消解尘世的喧嚣与疲惫;夜晚静思,以壶温酒,茶与酒相伴,思绪随茶香飘散,与内心对话。紫砂壶温润的触感,贴合掌心的弧度,让茶人在使用中,感受到器物的温度,也感受到生活的诗意。

时光流转,紫砂壶在茶汤的滋养下,愈发醇厚厚重。长期使用的紫砂壶,壶身会形成一层温润的包浆,色泽愈发沉润细腻,那是岁月与茶汤共同雕琢的痕迹。每一次摩挲壶身,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泥胎的肌理,更是匠人的心血、文人的情怀、时光的沉淀。壶中藏着的,是江南的烟雨朦胧,是匠人指尖的匠心独运,是茶人的闲情逸致,更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紫砂不语,却以自身的温润滋养着人的心灵。人与壶相伴,在煮茶、品茶的过程中,学会内敛,懂得从容,品味生活的真谛。一把紫砂壶,从泥土到器物,从日用雅器到文化符号,在时光的洗礼中,不断沉淀内涵,升华价值。

五、人间烟火与时代气象

在江南的寻常巷陌,在宜兴的紫砂作坊,在全国各地的茶桌,紫砂壶随处可见。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雅趣。

寻常百姓家中,一把普通的紫砂壶,承载着日常的温暖。清晨,茶香弥漫,开启一家人的早餐时光;午后,邻里围坐,闲话家常,传递着邻里情谊;节日之际,茶香与情谊交织,让相聚的时光更加温馨。紫砂的温润,消解了生活的琐碎,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雅致与诗意。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紫砂壶艺也不断与时俱进,融入时代气象。现代匠人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不断创新壶型与装饰手法,让紫砂壶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使用习惯。电商平台的发展,让紫砂走出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文化节、博览会的举办,让更多人了解紫砂文化,爱上紫砂器物。紫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焕发生机,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的桥梁。

抚壶观心,方知紫砂之魂,不在形,而在质;不在奢,而在雅;不在器,而在人与天地、时光、本心的温柔相逢。一砂一世界,一壶一乾坤。这便是紫砂,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温润如初的壶之魂,它藏在江南的烟雨里,藏在匠人的指尖上,藏在茶人的茶桌旁,更藏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最后,亦想自荐一下春风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长篇小說《砂魂》,读罢,也许对紫砂的情愫又会厚重不少。

图1为宜兴市丁蜀镇上坝茶山。

图2-7为作者女儿梅易晞所制紫砂壶,其中图6为未进窑的生坯紫砂壶。

近代以来,天津一直是中国一座非常有规模、非常有成就也非常有品牌的工业城市。这里想说说反映天津工厂和工业题材的徽章。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徽章在古代大多是权力地位的一种象征;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到来,王权开始衰落,徽章也迅速大众化,成为一般机构的标志,也为普通百姓所佩戴。天津工厂徽章之普及,佩戴者之众多,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最发达的北方城市和工业发祥地之一,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出现了包括军工、机器制造、化工、制药、纺织、建材、制革、面粉等一大批先进的制造业。至1933年,全市共有工厂1213家,在全国仅次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更加重视工业领域制度化建设,推进工厂和工业徽章的发行,鼓励干部工人敬业爱厂,收效十分明显。

从我收藏的数百枚天津工厂及工业徽章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厂徽,包括普通员工佩戴的常规化胸章,还有一些特殊工种所在单位员工出入厂区必须佩戴的胸章。另一类是纪念章,包括工厂及其所属公司、局成立若干周年纪念章,还有工厂及行业举办业务竞赛、工会等组织的业余文体活动比赛纪念章,再有就是厂家宣传或附带宣传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四)

机器催生城市梦

罗丹



名牌产品的广告式纪念章。工厂和工业徽章虽然品种甚多,但所存数量明显比较稀少。究其原因,一是工厂不像学校,每年都招新人、发新徽;二是过去人们对使用过的厂徽不像对校徽那样有收藏意识;三是随着很多工厂本土身的转行和改名,人们对厂徽的关注度也逐渐淡化了。

天津城市的进步史也是很多企业的奋斗史,小小的工厂徽章就是呈现历史的一个缩影。

以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工程公司(简称“天津电建”)的厂徽为例,可看出其承载的特殊历史价值。据在天津电建工作的收藏家张树先生介绍,在该企业六十余载的发展历程中,曾三度制作和发行过厂徽。1964年,由天津第四基建工程处等四位单位合并组建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工程公司正式成立,并于5月4日在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成立大会,这一天被定为天津电建的成立日。这一合并重组,旨在整合华北资源、优化区域布局。根据华北电力建设公司要求,天津电建制作了第一枚厂徽。这枚厂徽直径35毫米,材质为铸铜合金,以深红色为背景,搭配乳白色字体,简洁而醒目,铭文为“华北电建天津工程公司”,背面有五位阿拉伯数字编号。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枚厂徽早已褪去了最初的光鲜亮丽,但它已成为见证天津电建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记录其为城市建设作出辉煌成就的珍贵载体,更是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天津铁厂的徽章颇值得重视。位于天津市东疆、冀鲁豫三省交界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境内,有天津市的一块“飞地”——天津铁厂。该厂是根据国家钢铁工业发展和天津冶金工业配套需要建设的炼铁基地,厂址附近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项目于1969年8月5日批准筹建,因此时称“六九五”工程。1970年破土动工,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来到这里,天津抽调建筑、电力、交通等多部门配合建设。不久,“六九五”工程的第一座焦炉和高炉投产,开启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975年改称天津涉县铁厂,1981年改称天津铁厂,1995年改制为天津铁冶冶金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天津市河东区接收铁冶集团剥离办社会职能,成立天津铁厂街道办事处。由于天津铁厂建设初期有一定的保密性和封闭性,所以标明“天津铁厂”字样的徽章在天津收藏市场难以觅得。我存有一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的“天津铁厂协奖”圆形奖章,铝合金材质,章面中心是一个立体奖杯图案,体现出铁厂职工丰富多彩的企业文体生活,亦成为天津铁厂和天津工业发展一个难得的历史见证。

题为1964年发行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工程公司厂徽。

春风扬,柳

李小岗



可以肯定,杨、柳确是春天较早开始绿的。忽见陌头杨柳色,客舍青青柳色新,春风杨柳万千条,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最好看的绿色莫若杨柳绿似似的、轻快的绿,不是刻意的绿,是嫩黄嫩嫩的绿,绿得却真是好看,像在铺开的宣纸上晕染。

有了杨、柳染过的第一笔,天地便从单调中缓过神来,慢慢铺开一个春天应有的色彩和形状。柳的身段也有妖娆的,唐时有专门的舞蹈诗,如《杨柳枝》就是当时流行的舞曲,风吹杨柳,万千枝条,柔若无骨,款款轻摆,光看这光景都醉了。果然,“南国佳人,轻盈绿腰舞”;果真,“体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

春日和风,行走之间,忽觉远处绿意缭绕,想来应是杨、柳,走近却未必绿成气候,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柳这儿也用得着。似乎杨、柳也是易生长的树种,插柳成荫是真的,杨树无根也能成活也是真的,很快它们就长出枝条叶片,摇曳生姿,哗啦啦的,心里藏不住事儿似的,有种天真烂漫的劲头。

以吾乡人实用主义的角度,杨、柳似无实用,盖房不能当椽,打家具不能解板,皆是无甚大用的木料,在电影镜头里怕连配角都算不上,只能充当群众演员。但救急却是可以的,荒年可用果腹,搭屋能充栋梁,至今山西河南一些地方仍有吃柳芽柳穗的习惯,家里做活儿若急需木材短缺,大概人们才想起杨、柳。某年,好像是叔叔家盖房,房顶椽缝需补一空当,本家做木匠的兄弟提了砍刀一会儿就扛来一根杨树顶,混在一堆齐头齐脑的松木椽子里倒也安之若素。再有,家具里的水曲柳口碑虽好,却不是我们所说的杨柳科属,并不是柳,充其量只能算柳家“归化”的一个“外援”。

风吹杨、柳,北方行道旁最多见的也是杨、柳,不仅成活率高,而且很快就能绿树成荫,只是春天的柳絮有点烦人。有的地方忌讳杨柳吐絮,道旁的树便换了颇为名贵的银杏,这公孙树每年就长那么一点儿,性子可是不慌不忙的,也只能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从长计议了。

不过,杨柳不被看重也好,不被惦记或许也少受打扰,活得粗线条如风吹杨柳哗啦啦那般欢乐肆意也不错,尤其因其强劲的生命力常常成为春天里生机勃勃的隐喻,有媒体评论就用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标题鼓舞人心。这个春天里的朋友圈,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长幼,许多人不约而同都拍了婀娜多姿的柳色晒出来感悟春天,几乎不用构图就是很好的背景模板,有人甚至还拍出了语文课本封面上的经典场景——紫燕穿柳,颇有杜甫诗“微风燕子斜”的意境,世间万物木似乎也只有垂柳能以微风轻拂入画。

春天真是生命蓬勃的季节,生命之强韧者又莫如杨、柳。记得乡间用作电线杆子杵在那里的杨树也能自己慢慢发芽,在根部长出一个绿意盎然的奇迹。春风杨、柳,万般温柔,皆付于风中,最美最柔春天的姿态与色彩,难怪春风也做杨柳风。当杨、柳不再如烟,风吹又显得慵倦,春天就行将结束了,盛大而悠长的夏日即将到来。

春满人间说榆钱

卢恩俊



春满人间的时候,城里人喜欢看花,而我家乡的人,似乎更喜欢看榆钱,房前屋后,抬头可见,春风传送着一串串榆钱香甜的气息,怎会不让人眼馋心痒!

一种摇曳在榆树枝条上的小小翅果,它有榆实、榆子、榆仁、榆荚的别名,我家乡的人好像并不知道这些,都叫它榆钱。我因此以为这是土话叫法,后来惊讶地发现,“榆钱”原是不俗的雅称,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美名。

早在北周庾信《燕歌行》中就有形容榆钱精巧之状的诗句:“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唐代王勃的《春日还郊》说得更直接:“草绿紫新带,榆青缀古钱。”榆钱因其外形圆薄似钱,色黄绿成串,故而得名。而“余钱”的谐音,又有“余钱”的吉意。

宋代华岳在《暮春述怀》诗中写道:“买春无计托花神,费尽榆钱不记缗。”浪漫的诗人要费尽榆钱托花神留住春天了。毕竟榆钱儿展翼的春梦,已近晚春,春光难留住,青春时光能留住吗?浪漫的诗人对此有一问:“镂雪裁个个圆,日斜风定稳如穿。凭谁细与东君说,买住青春费几钱?”宋代的孔平仲在《榆钱》一诗中,不仅对榆钱做了生动的描写,还抒发了想买回青春的期盼。诗人欲以榆钱买青春,在诙谐的发问里,抒发了对时光飞逝的无奈,对青春易老的感慨。清代词人王鹏运的《点绛唇·饯春》一词说:“抛尽榆钱,依然难买春光驻……”在词的下阙,也有一问:“春去能来,人去能来否?”一问转深一层,使离愁饯春有了双重含义。

一纸素心

高低



整理旧书箱时,一张泛黄的宣纸从《陶庵梦忆》里滑落。纸角卷着毛边,墨痕依然清晰——是我十二岁那年临的《兰亭序》,笔锋至斜如醉汉踉跄,却在“惠风和畅”处洒开一小团淡墨,像谁不小心打翻了春茶。

这纸原是爷爷的旧物。他总说:“纸是有魂的。”从前我笑他迂腐,直到某次见他用裁剩的边角料糊风筝,竹骨上缠着半张熟宣,飞起来竟比花布做的更稳当。“你看,他指着纸尾端说:“好吃吃风,就像人心里装事,得留白才轻省。”那时我不懂,只觉得他说的留白像数学题里的未知

数,玄乎得很。

后来读《天工开物》,方知纸的前世今生有多讲究。当年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必选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浸沤三月,蒸煮七宿,捣成絮浆后抄纸帘过水,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用心。“片纸不易得,措手七十二。”古人惜纸如金,连写错字的纸片都要收进纸篓,攒多了烧作香灰供佛。我忽然想起自己曾把草稿纸揉成球扔向垃圾桶,纸团撞在桶壁上发出闷响,倒像是打了谁一巴掌。

最难忘的是去年在一个博物馆里见到的“澄心堂纸”。据说,欧阳修曾用澄心堂纸写史书。玻璃展柜前,有个穿汉服的小姑娘踮脚问妈妈:“这纸为什么这么白?”妈妈答:“因为它心里干净啊。”我站在人群外,突然鼻酸——原来所谓“素心”,从来不是指纸的颜色,而是制纸人、用纸人、藏纸人,一代代传下来的那点不染尘埃的心意。

如今我写文章,总爱用这种老宣纸。笔尖触上去的瞬间,能感觉到纤维在呼吸,像握着一片晒干的云。有时写着写着会走神,看墨迹在纸上慢慢晕开,竟像看见自己的心事在生长;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解开的结,没放下的执念,都随着笔锋游走,最后沉淀为纸上的留白。朋友笑我“矫情”,我却觉得,这留白里藏着大智慧——就像齐白石画虾,不见水却满纸波光;八大山人画鱼,无依无靠却在遨游。前几日收拾书房,又翻出那张临《兰亭序》的纸。十二岁

的我肯定想不到,当年那个歪歪扭扭的“之”字,如今成了我对抗浮躁的“武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刷短视频、发“九宫格”图,却忘了慢下来,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让心像宣纸吸墨那样,慢慢沉下去。

纸会黄,墨会淡,但素心不会老。它藏在蔡侯纸的纤维里,在澄心堂的月光下,在我每一次提笔时的停顿里。或许这就是古人说的“守拙”——守着一张纸的纯粹,守着自己那颗不染世俗的心。

风从窗外吹进来,掀动桌上的宣纸,唰啦一声,像谁轻轻翻了一页岁月。我忽然明白爷爷说的留白:人生不必填满所有缝隙,留一点空白给风,给云,给未来的自己。毕竟,最好的故事,往往写在未完成的纸上。